

道家义演

李生龙 著
湖南文艺出版社

第二部

丹血



丹血



道家演义

长篇历史文化小说

李生龙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

道家演义·丹血

李生龙 著

责任编辑：曾昭来

装帧设计：郭天民

*

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编：410006)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湘潭彩印厂印刷

*

2000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开本：850×1168 1/32 印张：51.25

字数：1,260,000 印数：1—5000

简易精装：ISBN7-5404-2373-0
1·1777(全三册) 定价：75.00 元

若有质量问题，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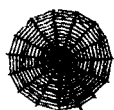
道家演義

張岱年題

第四章

医疮痍齐相招贤
图清静盖公省事





乐臣公去世后，弟子散去。窦公隐居在家乡原赵国的清河观津，过渔钓生活；陈平、田叔等回乡后不久就参加了楚汉相争；盖公是胶西人，仍留守在乐臣公当年建造的数间茅舍中授徒讲学，深究黄老之理，等待时机。

经过数年的楚汉相争，刘邦终于统一了天下。他吸取秦皇朝短命的教训，大封子弟为王。汉高祖六年，封庶长子刘肥为齐王，划齐七十城归刘肥管辖。考虑到齐地的重要，又派自己的同乡、在楚汉战争中功勋卓著的将军、平阳侯曹参为齐丞相，辅佐刘肥。

曹参出身中涓，为王宫扫除之吏，地位卑微，如今虽然位高权重，仍深谙民间疾苦。一到齐都临淄，就四处巡视。见临淄城池残破，田地荒芜，饥儿饿殍比比皆是，啸聚山林之徒所在多有，不由得忧心忡忡。对刘肥说：“齐国在秦时屡遭劫掠，楚汉相争时又多遭项羽屠戮烧夷，至今疮痍满目，元气未复。大王名义上据有七十城，实则人民寡少，草莱未垦。这诸大的临淄，居然成日看不到几缕炊烟，听不到几声鸡叫。真是民不聊生哪！大王要靠封地里的赋税养活官吏后宫，可百姓自身难保，赋税又从何而出？”

刘肥年轻好色，自到临淄后每天左抱嬖姬，右拥宠妾，饮酒高会，弹琴作乐，哪里曾想过这些事情？听了丞相的话，用不满的口气说：“黄胡子，你在朝廷功高位重，有德有能，父王才派你来辅弼寡人，你不想办法使齐国富庶起来，反问寡人怎的！”

曹参举袂伏地而拜，谦恭而又郑重地说：“曹参出身中涓，只不过宫中一扫除吏罢了。后来跟随皇上南征北战，攻城夺邑，虽也有斩将搴旗之功，虽足汗马之劳，也不过一介武夫罢了，怎谈得上有德有能？今有幸来辅佐大王，只能俯首听命，岂敢恣意妄为？”

刘肥高高地举起酒杯猛烈地摇晃，故意把里面的酒都荡出来，然后又在美人脸颊上重重地亲了几下，发出巴唧巴唧的响声，嘻嘻哈哈地说：“黄胡子，你既然是来为相的，寡人的政务，自然就委托给你了！说什么只能俯首听命，不敢恣意妄为？去去去，”他又挥挥酒杯，说，“你想怎样就怎样，寡人绝不过问！不过，黄胡子，



寡人也有言在先，寡人有疾，好的是这酒色。今后你也不要老来唠叨！”

曹参那宽宽的，满是伤疤的脸膛上露出了一丝不易发觉的喜色。他俯伏在地，躬身再拜，仰头问：“大王此话当真？”

刘肥又嘻嘻一笑，说：“寡人一言九鼎，难道还同你儿戏不成！寡人再说一遍：以后事无大小，你黄胡子一手包揽就是，不必来禀报，寡人不耐烦，也没有功夫听！你也不要无事生非，找寡人的碴儿！”

曹参起身，摸了摸满腮棕黄色的短须，又俯身再拜，说：“大王果能如此，那就是齐国生民之福！我黄胡子代齐国生民向您致谢！”

刘肥也不理会他的话是什么意思，转过脸又继续亲他的美人去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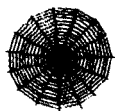


曹参退出，回到相府——说是相府，其实是几间破椽烂瓦、一下雨就飘摇欲坠的旧房子。自他来后，府中案牍堆积如山，告状的人络绎不绝。府中虽有长史、丞等官属，可他事必躬躬，事无大小都不放过。每天处理公务，都要忙到深夜。还经常带着随从到四方巡视，抚慰那些流落街头，无家可归的人们。就这样劳碌了大半年，齐国却依然如故，未见起色。

537

他心中十分苦恼。白天一有空闲，就端坐寻思其中缘故；晚上他辗转反侧，久久难以入睡，总想找出一个使齐国富庶的办法。但尽管他冥思苦想，殚精竭虑，依然不知如何是好。

这一天黄昏时分，他难耐幽忧焦灼，丢下手中的刀笔文牍，独自自信步出门。走到城西，来到一堆废墟边小憩。见荆棘丛中横着许多断栏折槛，上面多有雕虫篆刻；被泥土杂草掩盖着的阶墀，间或露出几角汉白玉的石基。石基不远处还有一条壕沟，已经被断砖烂瓦壅塞。他不知这是什么地方。恰好这时有一农夫路过，就顺便问：“请问这是何处？”



农夫戴着一顶破毡帽，毡帽下露出半张脸，只见骨不见肉，但说话的声音却很洪亮。他停住脚步，告诉曹参：“这就是当年的稷下学宫啊！”

曹参长长地叹了一口气。

农夫又用伤感的语调告诉他：稷下学宫建于齐威王时，曾一度招揽四方之士前来讲学。后来一度冷落。到齐宣王时，又再度复兴，四方学者云集，达数千人。其中邹衍、淳于髡、田骈、接予、慎到、环渊、荀卿等七十六人，均被赐予列第，封为上大夫，食膏粱，居广厦，不治而议论，可谓盛极一时。至齐湣王时，齐国富强，威震天下。南举楚淮，北灭宋国，统辖十二小国，西摧韩、魏、赵诸列强，与秦昭王并称东西二帝，四海莫不宾从。但齐湣王晚年好大喜功，日日对外用兵，百姓丁壮填沟壑，老幼疲于转漕。众学者纷纷进谏，齐湣王不仅不听，反而听信谗言，对他们横加迫害。于是众学者四散奔逃。慎到、接予下落不明，田骈逃到薛地，荀卿流入楚国。齐湣王内无良臣，外有诸侯合谋攻伐，不久便一败涂地，齐国由此转衰。后来秦朝命销毁民间之书，学宫日益毁圯，门可罗雀；到项羽时，追亡逐北，所到之处无不烧杀焚毁，学宫也在摧枯拉朽之列，成了眼下这般景状。

曹参听了农夫的陈说，又长长地叹了一口气，不禁坠下泪来。自语道：“当年汉王从马上得天下，也不喜儒者，竟有溺儒之举。陆贾曾反问他：‘你马上得之，能马上守之吗？’汉王才幡然醒悟，命陆贾为他著书，号称《新语》。看来要想重振齐国，光靠我这武夫不行，还应召集四方学者集思广益才好！”

于是问农夫：“现在齐国境内还有什么学者？”

农夫哈哈大笑说：“何世无贤才，何处无学者，只是看谁能用他们罢了！”说罢，蹒跚而去。

曹参点头，陷入了沉思，茫然地目送农夫远去。突然想起，这农夫对学宫往事如此熟悉，说起话来有条有理，莫非是一位隐士？

等他举步去追赶时，农夫已消失在沉沉暮色之中。



他回到相府，又左思右想了一夜。次日凌晨即起，宣长史入府，当面授意，起草了一道文告，火速誊抄了数百分，张贴在临淄的大街小巷。

文告公布数日后，便有上百学者来到相府。他们一个个蓬头垢面，衣不蔽体，瘦似蚊虻，形同乞丐。曹参一一拜见，待以上宾之礼，让他们沐浴薰香，换上新衣；饭以稻粱，菜以鱼肉，并拨出相府里最好的房子给他们居住。十来天后，相府里里外外都住满了人，真所谓门庭若市。

曹参把他们请到一起，非常谦恭地说：“诸位都是天下名士，胸怀济世之才，而适遭秦楚之乱，迫于自全性命，未能为世所用。今天下大定，天子以长子治理齐国，而命我曹某辅佐他。我曹某乃一介武夫，虽欲上辅明主，下安黎庶，然不知计从何出，心有余而力不足。今请各位先生来开启我的愚钝。请大家务必不吝赐教，见仁见智，只管直说无妨！”

话刚落音，就有一位名叫夏侯永的站起来说：“秦自商鞅以来，设连坐之法，百姓无罪遭夷灭者连街累巷，至秦始皇和秦二世，则愈演愈烈，以至于赭衣满路，血腥弥天，民无宁日。当今天下既平，宜蠲去一切刑罚，使人民无所顾忌，如此则齐国复归于兴盛。”

曹参摸着短须，点点头说：“有理。”

另一个叫姚上书的法术之士当即站起来反对：“常言道：治悍马当须长策，治乱民当用严刑。秦孝公用商鞅之法，国富兵强，士廉吏息，民服于义，最终秦得以兼并天下，执御四海。所以秦政之失，不在法术，而在于执法不一，细民无罪而遭刑戮，吞舟之鱼多在网外。今天下虽已定，而人心实未定，加之财物寡少，为非作歹之徒蠢蠢而动，猖狂妄行。倘若蠲去刑法，岂非放任自流，乱上加乱？望丞相三思！”

曹参又点点头，说：“有理。”

另有一人自称王路的儒士，站起来高声说：“以法制治乱民，莫



如以礼制治乱国。礼者，法之大分，类之纲纪也。当今之时，宜正君臣父子夫妇兄弟之道，明君君臣父父子子之义，使人民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言，非礼勿动，事事循规蹈矩，则不良之徒不敢为非，颛民乐于向善，齐国必臻于大治。”

曹参起身，连称有理。

学者们各抒己见，有的说治国之道当以节俭为先，君主尤当以身作则；有的说为政之道当调理阴阳而随顺四时，使万物不失理序……人人都说得头头是道，有根有据。

接下去就是辩论。学者们都掉动三寸不烂之舌，攻人之长而护己之短，争得颈筋绽紫，额角发青，白天意犹未尽，晚上就焚膏以继，一连争辩了好几个月，还相持不下。

不管谁说什么，曹参都不断点头称是，头点得多了，不知不觉两眼为之昏花，耳朵也起了茧，听起话来里面嗡嗡乱响。

几个月来，他很少出门，倦怠已到了极点，觉得如此下去，体力精力都将难以为继，只得宣布休息。

真是树欲静而风不止，曹参休息了，学者们仍在唇枪舌剑，日夜不停。为了逃避喧嚣，他偷偷地独自离开了相府，到外面闲游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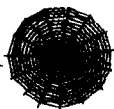
他又游到学宫废墟边，坐在一角汉白玉阶墀上凝神细想。他竭力回想学者们的言论，可脑袋里乱得像一盆面糊，怎么也理不出一个头绪来。想着想着，竟酣睡在阶墀上。

等他醒来时，日已向暮。一农夫破帽遮颜，口里唱着歌，从他身旁经过。那歌子有两句说：

四海清静啊官府无事，
君王垂拱啊万姓安宁。

曹参一眼认出他就是上次在这里见到的那位隐者，急跃身而起，一把抱住，又用手去揭他的毡帽，激动地说：“先生好逍遥自在！教我招揽贤士，自己却在此闲游！”

隐者用手掌使劲摁住毡帽，不耐烦地说：“谁叫你招揽什么贤



士，你认错人了！”

曹参松了手，作揖道歉说：“曹某一时鲁莽，望先生见谅。然曹某思贤若渴。曹某听先生所唱歌子义理深远，断定先生必是学者，将有以教我。”

隐者呵呵笑道：“你相府里学者如云，成日价人声鼎沸，还嫌没听够？”

曹参微笑道：“学者虽多，但人人所说不同，曹某不知该听谁的为好。”

隐者推开他，口里依然高声地唱着歌，两脚行走如飞，转瞬间就到了远处。

曹参紧紧跟在后面。

隐者知道有人追随其后，也不回头。一直走到明月当空，才在一株大树下停步，侧身躺下，把头伸进树洞，两腿曲在洞外，没片刻功夫就呼呼打起鼾来。

曹参就在他身旁端坐以待。夜间露水很重，寒气袭人。他脱下外衣盖在那隐者身上。

第二天鸟雀噪时，隐者才把头从树洞里退出，踉跄着想站起来。曹参急忙上去搀扶着他。

隐者看了他一眼，微笑着问：“黄胡子，你昨晚在这里等了一夜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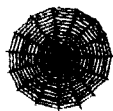
曹参点头，恳求说：“只求先生一言！”

隐者把曹参盖在他身上的长衣披在自己身上，边走边说：“我有什么用？你何不到胶西去找盖公？”

曹参一打听，盖公已七十高龄，在胶西、高密授徒讲学。命赶制了一辆桐木为轮的车子，车轮裹上蒲草，车座垫上厚厚的丝绵，以防路上颠簸。亲自修书一封，命长史凌晨即起，日夜兼程，卑词厚礼，去迎接盖公。

临淄去高密不过三百来里，不到十天，盖公就到了城外。曹参





亲自率众官到城郊迎接。

盖公的模样并不怎么特出：高高的前额，头顶上只有极稀疏的几绺黄发，结成一个椎形髻子，用一根长长的竹簪穿着。一张娃娃脸，没有胡须，也没有什么皱纹。脸色白里透红，气色极好。体魄很是瘦小，粗看像个老妇。送去的锦衣绣裳他没有穿，只穿着粗糙的葛麻衣裙。

他斜躺在车厢坐垫上，闭目打盹。曹参到他面前作揖问安，他只微微欠了欠身子，说：“丞相恕罪，老夫在车上立脚不稳！”

又回头伸手揭开车厢后面的盖布，高声对随行的数名弟子说：“都来拜见丞相！”

那些弟子虽然衣著朴素，如同农夫、工匠，礼仪却十分周到，见了曹参，一个个俯伏在地，磕拜山呼。曹参大喜，快步向前，将他们一一扶起，作揖致意。

回到相府，曹参设宴大会宾客，为盖公师徒洗尘。宴会上，他频频向盖公敬酒，为他祝福。又命腾出自己的住房，让给盖公，自己率家人住进后园极简陋的居室。

先前那些学者见丞相如此礼遇盖公，都十分羞愧，一个个逃去。盖公的弟子就住进他们所住的地方。

曹参自盖公来后，尽管公务倥偬，早晚都要过来向他问安，亲自为他倒茶倒水，添饭加菜，执弟子礼。盖公吃得极少，随曹参怎么殷勤备至，他都不道一句谢。吃了饭，就做出一副厌厌欲睡的样子，不断地伸腰打呵欠，叫曹参替他脱去鞋袜，扶上榻去。一上榻，就酣然入梦，就是天塌地陷，也惊不醒他。

曹参开始认为盖公年老体弱，受不了旅途劳顿，只好诚心等待。可一连两三个月都是如此。等得久了，未免就有些焦躁。一日，等盖公吃了早餐，还未来得及伸懒腰之际，就赶紧作揖问：“敢问先生，黄帝、老子之道是怎么回事？”

盖公提起精神，看了他一眼，微笑着问：“你也想学黄帝、老



子之道？”

曹参俯身笑道：“接先生来，正是为了请教此道！”

盖公打了个饱嗝，伸出一个指头朝脚上指了指，示意曹参为他脱去鞋袜，扶他上榻。曹参急忙照办，扶上榻去。

盖公又在榻沿上拍了拍，意思是叫他坐下。曹参会意，在榻边坐下。

盖公高声说：“好，现在我来给你讲讲黄帝老子之道：先前黄帝高卧在崆峒山上，无思无为，三年而天下大治；老子在函谷关挥笔著书，劝天下时君世主：‘我无为而民自化，我好静而民自正，我无事而民自富，我无欲而民自朴。’你若果真想行黄帝、老子之道，便当记住这两个字：‘勿扰’。”

曹参正要追问其详，盖公已倒在床上，合上双眼，呼噜呼噜打起鼾来。

曹参替他盖上被子，悄悄退出，回到后园。这时盖公的弟子们都坐在后园的树荫下乘凉，曹参见了，走上前去，把盖公刚才所说的话同他们说了一遍，请他们详加解说。那些弟子们都说：“先生已把话说得够透彻明白了，您还要我们怎么解释？”曹参颇感失望。

次日，他正在侍候盖公吃饭，忽听得府门口有人击鼓咚咚。门卫来报，有一对夫妇在外面喊冤。

曹参即刻升堂，门卫把那对夫妻引入堂前，跪下申诉。

夫妇俩你一句我一句地说：“东家那贼，昨晚深夜摸到了俺家，捂住俺女儿的嘴，将俺女儿给糟蹋了。请大人为俺做主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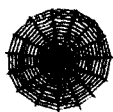
曹参听罢，拍案大怒，吼道：“这还了得！”

问：“那贼抓住了没有？”

门卫答：“早被街坊捉住了，押在外面，正要禀告丞相，要丞相问他一个死罪！”

曹参说：“押上来，我定要将他处死示众！”

门卫立刻传唤众街坊押那贼子进来。曹参见那贼子约三十来



岁，生得牛高马大，看相也还顺眼。稍缓了缓语气问：

“你这狗头，看去也还像个人样，却如何干出这等禽兽事来？”

汉子跪下说：“禀丞相，其实俺也是出于无奈。他那女儿与俺从小就相好，俺喜欢她，她也喜欢俺。俺向她爹娘求婚，他们说俺先建了高楼大宅，献上猪牛羊和花红彩礼，才肯应允。俺家兄弟四个，都是单身汉，穷得连锅子都只有半边，哪里挣得起这些东西？百思无奈，只得蛮干了。心想生米做成了熟饭，看他们还允不允？……”

曹参心想：这汉子倒也有几分值得同情。但法纪上，这事却饶不得的。正踌躇间，盖公在那边房里咳嗽，曹参忙下了座，去请教盖公。

盖公没推辞，说：“我听到了刚才他们的陈诉。如此区区小事，有什么难以决断！”附耳说如此这般。

曹参大喜，重又上堂，大声问那夫妇：

“你女儿多大了？”

那夫妇答：“二十二了。”

曹参笑着说：“哟，是老姑娘了。许了人家了？”

男的答：“每天来做媒的人挤破门槛，可总是东不成西不就，因此到如今还没有个主。”

曹参摸着黄胡子，“嗯”了一声，说：“你女儿呢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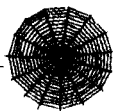
女的答：“现在家里，寻死觅活，要寻短见。街坊姥姥正劝她哩。”

曹参指着衙役喝命：“把她女儿带来！”

顷刻间带到。曹参细细地端详了那姑娘一番，见她梨花带雨，玉蕊含春，娇小可爱，对她说：“那贼对你无礼，我把他杀了，弃尸街头，以消你心头之恨，如何？”

姑娘低头不语，捋起一角衣襟，掩住半边脸。

曹参下座，走到她面前，低声地问：“你说说，是把他杀了，还是怎的？”



姑娘鼓起勇气，抬起头来，用哀求的语气低声回答：“放了他吧！”

曹参笑了笑，说：“好吧，就依你！”

他走到那夫妇和众人面前，大声说：“那姑娘说，要我放了那贼哩！”

那夫妇和众人都大惑不解。曹参背着双手踱到那汉子面前，亲手为他松了绑，说：“那姑娘饶了你，你说说，你该怎样报答她呢？”

汉子朝姑娘跪下，磕头说：“俺愿替大姐当牛当马！”

姑娘转眸瞟了他一眼，嘴角绽出一丝笑意。

曹参瞅见，又走到她面前，低声同她商议，说：“依我看，这后生也蛮可爱的。你何不嫁给他？”

姑娘怯怯地偷看了她爹娘一眼，说：“俺肯，俺爹娘不肯，也是白搭。”

曹参抿着厚厚的双唇，忍住笑说：“事情已到了这步田地，你爹娘还有什么肯不肯的！”

又大声地对她的父母说：“那后生与你女儿倒班配。当今男子稀少，你们要找个这样的女婿也不见得就容易。你们的女儿对他也有意思。我就给你们来个将错就错，就将他招赘到你们家，让他将来为你们养老，如何？”

夫妇俩都不情愿，哀求说：“他糟踏了俺女儿，不能就这样便宜了他！”

曹参板起面孔，脸上的伤疤一块块颤动，厉声问：“你们知道汉朝的法令吗？女子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的，要缴纳六倍以上的人头税。他没来告发你们，你们还说便宜了他？”

夫妇俩吓得不敢吭声了。曹参又转而对众人说：“你们也说说，是把那小子宰了好呢，还是成全了他们好？”

众街坊见丞相有意成全那后生，也就随风转舵，随声附和：“大人的话实在有理！其实这后生平时也并不坏的！”

曹参又问左右：“府里还有酒吗？赏他们一坛酒，让他们成好



事去吧！”

左右抬出一坛酒。曹参又对众人说：“今后你们不要老是到官府来申诉。遇到什么事，你们自己也该有个决断。乡亲之间，凡事要互相容让些，要成人之美。动不动就请求官府杀人，说不定哪天就轮着别人告你，要官府杀你哩！”众街坊唯唯而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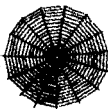
众人走后，曹参回房对盖公说：“我也有怜惜那后生之意。不过依齐国旧法，奸人妻女者要处以重刑。此事如此处置，好虽则好，但放了那人，日后谁还肯听从法令？”

盖公笑着说：“你不是说要学黄帝、老子之道吗？黄帝说：‘有法无法，因时为度。’法令固然不可废，但法令之设，总须因任人情。那女子实有心于那后生，你杀了他，岂不毁了一对好男女？”

自此曹参遇事总要征询盖公的意见，盖公见他言听计从，也乐于出谋划策。

久而久之，曹参也习惯了盖公的那一套处事方法，一举手一投足都自然而然地与盖公不谋而合。每逢捉住盗贼，他既不拷问，也不责骂，反而划给他一块土地，外加半年粮食，和颜悦色地规劝他回去种地，娶妻生子，赡养父母。遇到乡邻因土地财物发生纠纷，闹到官府来，他总要让贫者胜讼，富者败诉。远方商贾运货物到临淄来，随他们怎样哄抬物价，囤货居奇，他都不加以制止，听之任之。有人来告状诉苦，他总是笑着说：“东西太少，贵点就让它贵点，总比有钱买不到东西好。你不让人家得点好处，人家肯千里迢迢把东西送到这里来吗？须知做生意也不容易，有时要冒风险，有时会赔本。你们不要看到他们赚了点钱，就两眼红红的，没有他们，你们连日常用品也买不到哩！”

过了一两年，临淄城逐渐变得热闹起来。百姓衣食渐丰，邻国人民都扶老携幼前来投奔；四方商贾辐凑，各种货物连街列肆。作奸犯科之徒日渐减少，监狱里日益空虚。人们相见，都彬彬有礼；遇到纠纷，都以调解方式解决。



盖公又进一步劝曹参减免赋税，撤销关梁之征。除了杀人越货之类的重案官府负责缉捕查办，其它小案，都任百姓自己处置。因此官府的事务也日益减少，长史、舍人们都十分清闲，平时无事就聚在一起饮酒作乐，猜拳行令，喧呼不绝。

盖公带来的那些弟子，一个个都敦厚诚恳，曹参征得盖公同意，都委以长史、丞、尉之类的官职。

曹参在齐国为相九年，齐国民心安定，物阜年丰，人们无不称颂他是一位贤相，大街小巷到处流传着颂扬他的民歌民谣。

这一年盖公突然无病而终。临终时对曹参说：“我要给你讲的黄帝、老子之道，就是这个样子了。你好生依此道而行，将来还可以大有作为。”

曹参领命。盖公去世后，曹参以师礼安葬了他。

